

乡村记忆

## 扁担

孙瑞

—

扁担,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家的标配,很多农活都离不开扁担。

五十年前,我父亲在县委工作,母亲一人在农村操持家务,还要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。每天天不亮,母亲就早早起床,挑着扁担到河边挑水给自家菜地浇水。回来后,还要到村中水井挑水,把水缸倒满。然后做熟了饭,再把孩子们叫醒。等吃完饭,孩子们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,她才能休息一会儿。

母亲用双肩和一根扁担养育儿女,支撑家庭,挑出了一段段感人的故事。

老家的扁担是桑木做的,材质坚硬、柔韧性好,轻巧不变形,越挑越好用。桑木不会把肩部的肉硌得生疼,挑重物时,扁担两头会随着人的步伐轻微地颤动,挑担的人感觉很舒服。

我在家排行老大,记得在十一二岁时,母亲就开始让我和她扛担:一只水桶装满了水,扁担横穿过水桶上的绳子,前头是我,后头是母亲,中间是那桶水。

其实,水桶并不是放在扁担正中央,而是靠近母亲那一头,母亲把一桶水的重量更多地压在自己肩上。

十三四岁时,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就尝试挑扁担,一根扁担两根绳、两只桶,到村东的渠里挑水浇菜。尽管水桶不是太满,第一次挑水时,因为没有掌控好方向,一个踉跄,我直接滑到了水渠里。所幸水不深,只是把腰扭了一下。

挑担子,仅有力气还不行,还需要技术与经验。挑着重担走在乡间阡陌,走在独木桥上,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,没有平稳的技巧与临场经验,是不能胜任的。

挑稻秧难度最大。挑着一担满满的秧苗,赤脚走在逼仄打滑的田埂上,深一脚、浅一脚,肩上压着重担,脚下却还在打滑,一不小心,“哧溜”一声“人仰马翻”。

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男孩子,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挑担的历练。

冬天,家里尿罐里的尿满了,需要挑到自留地里浇麦子,这时候,更需要掌握平衡技巧:两罐尿挂在扁担的两头,担在肩上,走起来战战兢兢。步子迈大了,罐里的尿液就会溅出来。不小心,罐子碰到门框,陶瓦烧的罐子不耐碰,很容易破裂。

母亲告诉我,挑尿,不仅肩上要平稳,脚下也要平稳,肩上脚下要协调一致。母亲还说,尿里还要放几根短玉米秸,可以防止尿溅出来。

久而久之,我逐渐掌握了挑扁担的要领,能力越来越强,挑得重、挑得远、挑得稳、挑得久。

有时候累了,头略微一低,可以一边走一边换肩膀。右肩累了换左肩,左肩累了换右肩。我刚开始挑担时不会换肩,右肩一直挑到底,不仅右肩的皮肤磨破了,人的形体都是歪的,左右两肩也有了高低。后来学会了换肩,再远的担子也不怕了。

二

在我小时候,农村最常见、最普通、用途最广的农具,非扁担莫属。扁担的基本用途就是挑、搬、运东西。桶、箕、筐、绳等

等都可以挑。挑水挑粪用水(粪)桶,挑柴草泥肥用畚箕,担运粮食用筐篓,挑运散装物品时用绳子捆。

春耕时,要挑粪肥、泥肥肥田;干旱时,挑水浇地;双抢时,挑稻谷担秧苗;秋收时,挑地瓜花生等;交公粮时,社员们肩挑粮食,跋山涉水去公社粮站;冬闲时,平梯田修水渠,更离不开社员们用扁担挑土挑泥运石块等等。

挑水、挑粮食、挑氨水、挑土、挑粪、挑任何东西,都要靠扁担。

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时间长了,家里这根扁担“劳累过度”,一头开裂。母亲舍不得扔,找来一扎铁丝,将扁担的开裂处扎好接着用。如今,这根桑木扁担,两头铁链锈迹斑斑,蜷缩在角落里,失去了往日光环。

1958年,我父亲在县委参加机关干部支援莱西产芝水库建设时,几万人奋战在工地。每天,上千条扁担齐上阵,许多人肩膀磨出了老茧,不几天,一座小山就神奇地移位了。

当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:“筐里装得尖尖满,扁担压得弯又弯,水库建设我当先,我一头挑着一座山。”这是对劳动场景的真实描绘。莱西产芝水库的建设史,也是人们用扁担“改天换地”的创业史,更是那一代人用生命与信仰谱写的时代赞歌。

有一年夏天,正巧入伏,天气炎热,酷暑难耐,我戴着草帽、挑着扁担,和母亲到丁字湾海滩撸海蓬菜喂猪。回来的路上,担子越挑越沉,扁担和肩头接触的地方火辣辣的,渐渐地变得钻心地疼痛,后来就麻木了。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我咬着牙,五步一歇,三步一停,终于在天黑前赶回了家。脱下衣服一看,汗衫磨破了一个洞,两肩和脖子上,磨掉了好几块皮,脚底也有好几个血泡,汗水滴在伤口上,刺啦啦地疼。

农村扁担的普及率非常高。小时候,每天天刚蒙蒙亮,当孩子们还迷糊在睡梦中,就会听到大人起床开门的声音,继而,村里传来水桶清脆的叮当声响和男人们嘹亮的互打招呼声和咳嗽声。街上挑着豆腐的叫卖声由远而近,挑着蔬菜赶集的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正月里走亲戚,扁担成为小孩子们的专属交通工具。大人们一头挑着装满大饽饽的筐篓,一头挑着小孩子,孩子在筐里打闹,悠哉乐哉。

我们村一个外号叫“老扁担”的单身汉,相貌平平,却特会来事,每天给患有气管炎的李老三家挑水,确保他家里一日三餐有水。

“老扁担”帮李老三挑了三年水,累计起来起码有几千担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,李老三最终把大女儿嫁给了“老扁担”。

老扁担的故事,后来成了相亲“老大难”的“教科书”和成功的“范例”。

记得我在二十六岁时,母亲就着急了,经常在我眼前唠叨,你就不会学学“老扁担”。我拍着胸脯对母亲信誓旦旦地说:“妈,您放心,不用学,什么事儿在您儿子面前都不是事,想办即办。”之后三个月,我就领证结婚了。

一根扁担,是农村人辛勤劳动的缩影,承载着生活的重负与希望,挑起了家庭的生计,更挑起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。

## 力巴头

王尚逊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“力巴”属胶东通用方言,是“外行”“不懂行”或“门外汉”的意思。在我们家乡,大多时候把“力巴”说成“力巴头”,意在加重语气,类似“杠子头”“二虎头”“犟死头”的意思,属于民间常用的偏中性俗语别称。

说起我因为一个猪食槽闹出的笑话,那可真是把“力巴头”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早些年,种庄稼都以土杂肥为主,家家户户都要养猪攒粪。养猪必须有一个石头猪食槽,通常是六七十厘米长、三十厘米宽、十厘米深。喂猪时,将饲料倒进石槽,猪便围槽而食。有句俗话说“猪往前拱,鸡往后扒,各有各的道”,用石料作猪食槽子,就是因为猪天性喜好啃拱,石槽坚硬而沉重,既不怕猪啃烂,又不怕猪拱倒,几辈子也坏不了。

我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就分家了。我家弟兄7个,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分家时,除了锅碗瓢盆这几样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,其他什么也没分到。

那时候,养猪是家里的大事,每家必须有一个猪食槽。如果到集市上去买需要现钱,由于手头拮据,我就决定用混凝土制作一个。我从20岁就开始干瓦匠,做过好多混凝土槽,做猪食槽这点小事自然不在话下,从备料到制作,几天的工夫就完成了。从外形上看,规规矩矩、油光水滑、漂漂亮亮,关键是用不了多少钱。

不到一个月时间,那个猪食槽就开始爆皮了,麻点一个连着一个,活脱脱成了麻子脸。又过了些日子,猪食槽变得面目全非,光滑的表层全部脱落,连石子都露出来了,涩涩的,猪舔食时都不敢用舌头了。

我蒙圈了,实在不知道怎么办。偶然的的机会,我和单位技术员从师傅说起此事,他告诉我,混凝土最受不了酸性物质的腐蚀,而喂猪的泔水就属酸性物质,用混凝土做猪食槽肯定用不住。我如梦方醒,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就是个实打实的“力巴头”。

既然用混凝土制作猪食槽行不通,我就制作一个石头槽子。制作猪食槽的石料通常用青石,瓦灰色,是一种沉积岩,主要成分是碳酸钙,属于石灰岩。青石的硬度比砂岩高,质地致密、坚韧、细腻,非常适合加工成各种生活中的石器。像石磨、门枕(门框下的垫脚石)、拴马桩、捣蒜钵、猪食槽等,都是用青石加工的。

我们村虽然没有大体积的青石崮,在村西南的山沟里,却有零

星的小块青石,不能加工石磨,可用来加工猪食槽、鸡食钵、捣蒜钵之类的小器物。村里有的石匠抽着空捣鼓一块回家,趁着空闲时间加工成猪食槽,也能卖几块钱。

我家西邻有两个石匠,他们就经常在大门口加工猪食槽,我没事时就会凑过去瞄几眼,大约知道其中的套路。自己动手做,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件什么难事。

没想到,“隔行如隔山”,这么一个小小的猪食槽,让我切实领悟了这句话的内涵。

费了一番周折,我总算把两块猪食槽的毛料搬回了家。凭着干了多年瓦匠的基本功,很快就将那两块毛料按照合适的尺寸打凿得规规矩矩。趁着一个下雨天,我把石料搬进草棚里,画好墨线,从一个端头开始,“砰砰、啪啪”地动起手来。由于是第一次干这种营生,我格外小心,钢钻捶打得很锋利,每一次落锤都掌握着轻重,生怕出一丁点差错,前功尽弃。

俗话说“怕什么来什么”。还没等我开好头,石料外边那道三厘米宽的槽边,一下子崩掉了一大块月牙形的缺口,气得我把锤头和钢钻扔出去老远。

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操作得不对,把第二块石料搬过来,迟迟没敢动手。想了想,还是冒着雨把姑父找来,他是我们村有名的好石匠。姑父来到后听我说了事情的原委,“扑哧”一声就笑了,点着我的额头一连说了好几声“力巴头”。

姑父告诉我,制作猪石槽最难的就是开头。如果从一个端头开始,每一锤落下产生的重力,就直接传递给了外面那道三厘米的槽边,由于槽边太薄,稍微不注意就会造成槽边破裂。正确的操作方法是从小头开始,向两端凿出约五厘米宽的深槽,再沿着这道槽向四周均匀扩展。从中间开始,每一锤落下产生的重力,瞬间就向四周分散了,石料也就不容易破碎了。

姑父还给我打了个比方,拿着两块同样大的石头,把一块扔在池塘中央的深水区,基本不会溅起什么水花;而把另一块石头扔到池塘边的浅水区,顿时就会水花四溅。就是因为其承受重力的条件不一样。

后来,我按照老姑父说的步骤操作,很顺利地把猪食槽做好了。事后回想,家乡流行的那几句常用歇后语:“杀猪从腓上捅刀——力巴头”“仰歪着下蛋——力巴鸡”,确实生动形象、鞭辟入里。